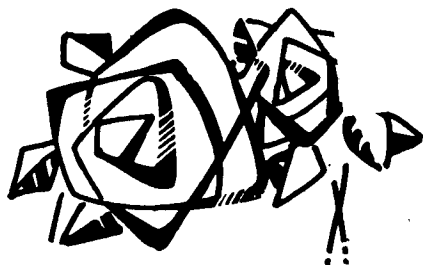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赵德明 李德明 译
蒋宗曹 尹承东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

〔秘鲁〕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赵德明 李德明 译

蒋宗鲁 尹承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汝厚

封面设计：严 濬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赵德明

李德明

蒋宗曹

尹承东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25 字数：279,000

1982年5月第一版

1982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000

统一书号：10116·900

定价：1.15元

前 言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是当代拉丁美洲重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全书以巴尔加斯·略萨与姨妈胡利娅恋爱的故事做主线，描写了这位作家青年时期的生活。

1936年3月28日，巴尔加斯·略萨出生于秘鲁的阿雷基帕市。1950年至1952年曾在半军事性的莱昂西奥·普拉多学校读书。中学毕业后，考入利马圣马尔科斯大学。就在此时他与舅妈的妹妹胡利娅相识。胡利娅是玻利维亚人，时年32岁。她由于不能生育而遭到丈夫的嫌弃，并终于导致离婚，因此来到秘鲁姐夫家暂住，以排遣忧闷。哪知道她一到利马，一些老朽鳏夫便前来求婚。为了摆脱这些厚颜无耻的纠缠，她就经常请巴尔加斯·略萨陪同外出。不料，天长日久，两人之间竟然产生了纯真的爱情。已非妙龄的胡利娅仿佛又回到了少女时代，她与年方18岁的巴尔加斯·略萨热烈而又真挚地相爱起来。但是，这种情形终于被他们双方的亲友所获悉，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纷纷表示这是“大逆不道”，“会断送略萨的前程”；并且十万火急地把情况报告给略萨在美国经商的父母。这二人立即回电说：“近日内即回利马面商。”为此，十几位亲戚赶忙召开家族会议，决定敦促胡利娅马上离开秘鲁，略萨也必须改邪归正，好好读书。面对着这巨大的压力，略萨不但不低头，反而提出立即与胡利娅结婚。他们在好友阿维尔

和表妹南西等人的帮助下，取得了必要的证件，秘密逃到外地，他们买通了地方官员，办理了结婚手续，用既成事实迎接父母的到来。略萨的父亲是个性格暴躁的人。他一回到利马，听说儿子已逃走了，就火冒三丈地派人给略萨捎去最后通牒，命令他让胡利娅在48小时内离境，否则要采取强制性措施。胡利娅为了爱人不受到伤害，决定暂时去智利避避风头。经妻子和朋友的一再劝说，略萨终于同意胡利娅出国。妻子走后，顽强的略萨一方面拼命工作以筹划胡利娅将来回利马时的生活费用，一方面又积极通过母亲去父亲那里疏通。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终于直接向父亲提出自己可以独立谋生，并且不会影响取得学位，希望能与妻子团聚。他父亲见木已成舟，只好默许。至此，依靠坚持不懈的奋斗，这对恋人最后取得了胜利。

与上面恋爱故事平行展开的同时，作者还叙述了玻利维亚戏剧家彼得罗·卡玛乔的悲惨遭遇。

彼得罗·卡玛乔原来在玻利维亚为电台编写广播剧，他的作品颇受听众欢迎，但因收入微薄，难以维持生计。这时秘鲁泛美电台的老板便趁机将他拉到利马工作。卡玛乔虽然为人孤僻，落落寡合，但是才华出众，文笔高超。他编写和导演的广播剧绘声绘色，脍炙人口，剧中的故事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为此，电台的收入也扶摇直上，老板当然喜笑颜开。所以卡玛乔的工作量也在迅速增加，每日长达十三个小时之多。终于，他由于长期得不到休息，积劳成疾，不幸病倒。老板一见摇钱树已榨干，便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一推了之。卡玛乔在疯人院里险些丧命，靠着妻子卖淫，方才死里逃生。但是出院后，已经成了废人。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以他的成名作《城市与狗》(1962年)轰动西方文坛以后，又连续发表了《青楼》，《潘达雷翁上尉与劳军女郎》，《在‘大教堂’咖啡馆里的谈话》等在拉丁美洲文坛上有重大影响的长篇小说，而《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则是巴尔加斯·

略萨1977年9月发表的最新作品。在上述五部长篇小说中，作者以尖锐辛辣的文笔将军事独裁政权、反动教会和资产阶级政客做了彻底的揭露，他认为目前这个腐朽和黑暗的社会好比一条毒龙，军事独裁、反动教会和流氓政客就是这条毒龙头上的三张血盆大口，它们每时每刻都在吃人，吃人，吃人！所以文学的任务就是向它们开战。因此一些拉丁美洲的文学评论家认为巴尔加斯·略萨很好地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但是，从创作艺术手法上看，这位拉美作家显然接受了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技巧，诸如意识流和黑色幽默，这反映在略萨对小说结构的安排上。上述五部长篇小说的结构各有特色，绝不雷同。所以文学评论界又称巴尔加斯·略萨是“结构现实主义的大师”。鉴于材料的缺乏，目前我们尚不能对此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是，在《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一书的结构安排上，作者的确花费了不少心血。比如，在本书单数各章里（全书一共20章），介绍了略萨与胡利娅的恋爱故事，同时为了表现那个毒龙般的社会如何吃人，作者颇具匠心地安排了剧作家彼得罗·卡玛乔的兴衰史；而在双数各章里（除第二十章以外），竟然各章独立地作起短篇小说来，其故事情节又与单数的长篇小说全无直接关联，如第二章讲了一个婚礼上被揭出的丑闻；第四章讲了一个警长夜间巡逻的故事；第六章讲了一桩强奸幼女案；第八章讲了一个靠灭绝老鼠发家致富的公司老板如何受到妻子儿女的唾弃；第十章讲了药品推销员马罗金由于车祸而引起的精神分裂；如此等等。在双数章中，作者故意使人物混乱，以表明卡玛乔这个剧作家由于精神错乱，其作品已经颠倒混乱到了何种程度。象这样把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交叉安排在一部作品里的手法，就是在欧美小说中也是罕见的。作者为什么这样做？读完全书后我们方才能品尝出它的味道：双数各章的短篇故事是一幅幅社会风俗画，将它们连贯起来看，便构成一个多层次的社会舞台。而长篇故事中的主人翁就是在这个舞

台上表演出一幕幕绘声绘色动人心弦的活剧的。这样独出心裁和别具一格的艺术手法不仅会使广大中国读者大开眼界，就是对我国的文学艺术创作恐怕也会有所借鉴的。因为巴尔加斯·略萨之所以能够被选为第四十一届国际笔会的主席（任期三年，1976——1979年）说明他的文学成就已经得到世界文坛的承认，所以了解这样外国作家的作品，一定会不无裨益的。

赵 德 明

1981年5月

内 容 提 要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是当代拉丁美洲有影响的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此书问世后，深受读者欢迎，曾被译成英、法、俄等多种文字出版，并成为轰动西方“爆炸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是略萨的第五部长篇小说，全书共二十章，以单数各章为主线。作者叙述他与胡利娅恋爱的经过和结局，描写了玻利维亚作家卡玛乔的悲惨遭遇，描绘了本世纪五十年代的秘鲁生活；同时以若干个独立成篇的短故事组成的双数章作为副线，这些短故事起到了衬托主线，深化主题的作用，多侧面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奇形怪状。本书对广大读者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5
第三章	36
第四章	54
第五章	77
第六章	95
第七章	113
第八章	128
第九章	142
第十章	160
第十一章	178
第十二章	194
第十三章	209
第十四章	228
第十五章	245
第十六章	262
第十七章	280
第十八章	298
第十九章	315
第二十章	336

第一章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很年轻，和外祖父、外祖母同住在米拉弗洛雷斯区奥恰兰大街的一幢白墙壁的别墅里。为了日后得以依靠自由职业为生，我正在圣马尔科斯大学攻读法律；实际上我更向往的是成为一个作家。当时我还担任着一项头衔响亮，工资微薄，但是有利可图，工作时间可以由我自己支配的工作：泛美电台新闻部主任。我的任务是吧报纸上有关的新闻剪下来，稍加润色，编成广播新闻稿。我手下的编辑是一名头发抹得锃亮、热衷于各种天灾人祸消息的小伙子，名叫帕斯库亚尔。新闻每隔一小时播送一次，每次一分钟，只有中午十二点和晚上九点连续播送十五分钟。但是我们总是一下子准备好几份新闻稿，这样，我就可以上街好好逛逛，在科尔梅纳大街的咖啡馆里坐坐，有时去上几节课，或者到中央电台的办公室去串串门，那里要比我的办公室热闹些。

这两家广播电台同属一位主人，互为邻居，都坐落在贝伦大街上，离圣马丁广场很近。这两家电台毫无相似之处，倒是更象那种天生的悲剧姐妹，一个娇媚无比，另一个满身疮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泛美电台占据着一幢崭新的楼房的第二层和楼顶的平台；这里的工作人员个个雄心勃勃，颇为时髦，以年轻和华贵而自负。尽管播音员不是阿根廷人（这一点，彼得罗·卡玛乔可能已经向你们说过），但也称得上是银嗓子。泛美电台播放很多音乐节目，大量的爵士音乐和摇摆舞，也有一点古典音乐；泛美电台的电波总是在利马首先播出纽约和欧洲的最新成就，但是它也并不轻视拉

美音乐，虽然这种音乐总是有点掺假；泛美电台对于民族音乐则十分谨慎，最多播送一点华尔兹舞曲。也有一些知识性的节目，如《往事回忆》、《国际时事述评》之类；甚至在轻松愉快的节目中，也要插进《问答比赛》和《荣誉的跳板》。这种不致过分落入俗套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由帕斯库亚尔和我主持的那个新闻部足以证明泛美电台对文化的重视，这个新闻部设在用木板搭在楼顶平台上一个阁楼里，从那里可以眺望大街上的垃圾堆和利马市内楼房顶上的柏木窗。登上这个阁楼要乘电梯，电梯有个令人讨厌的毛病：没到地方，门便开了。

中央电台则相反，他们挤在一所老式住宅里，那里院落套院落，夹道通夹道；只要一听那些播音员毫无忌讳的满嘴俚语，就能了解它那五光十色、平民大众化的特色和强烈的地方气息。这家电台很少播送新闻；它的女王和主宰者是秘鲁音乐，包括安第斯音乐；剧院的印第安歌手经常光临电台参加实况演出；播音前几个小时，听众便人山人海地聚集在门口等候。此外，热带音乐，墨西哥音乐，布宜诺斯艾利斯音乐也大量地从它的电波里传出去。它的节目很简单，缺乏想象力，但是收效很好，如：电话订货，诞辰小夜曲，喜剧演员的街谈巷议，唱片和电影。但是，据各方面调查，它的脍炙人口的大菜，却是广播剧，这个节目使它牢牢地保住了广大的听众。

他们每天至少要播送五六个广播剧。在播音时，我偷偷观看那些演员，觉得非常开心。他们化装成衰老、饥饿、衣衫褴褛的男女，他们的清新悦耳、动人心弦、充满青春活力的嗓音，同他们苍老的面孔，难看的嘴唇和无神的眼睛形成了可怕的对照。“有朝一日秘鲁把电视台安装起来，他们除了自杀，别无他路”，小赫纳罗隔着播音室玻璃，指着那些演员，预言道。他们象在一个大鱼缸里，手捧剧本，围在话筒的四周，一切就绪，准备开播《阿尔维阿家族》的第二十四章。说实在的，那些听了卢西亚诺·

潘多的播音而伤心落泪的家庭主妇们，如果看到他佝偻的身体和斜视的目光，会感到多么失望啊！那些被何塞菲娜·桑切斯抑扬顿挫的声调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的退休老人们，假如看到她的肥胖的下巴，浓密的髭须，扇风大耳和青筋饱满的样子，又该多么扫兴呀！但是，电视传到秘鲁的日子还遥远得很，因此，这群广播剧动物赖以生存的条件，看来暂时还是有恃无恐的。

我一直好奇地想知道，是谁人的手笔创作了这些使我外祖母愉快地消磨着下午时光的广播剧；当我去拜访劳拉姨妈，奥尔卡舅妈，加比姨妈时，或者在人数众多的表姐表妹们家中做客时，我常常听到他们提到这些故事。（我们这个家族有按照圣经宗旨办事的传统，住在米拉弗洛雷斯区，彼此十分团结。）我怀疑这些广播剧是进口货；但是，当我知道赫纳罗父子既不是从墨西哥，也不是从阿根廷，而是从古巴购进这些剧本的时候，我惊讶不已。原来那是CMQ的产品；CMQ是高瓦尔·麦斯特雷统治下广播电视帝国的一块地盘。麦斯特雷是个满头银发的绅士。有一次他路过利马时我见过他。那一次，他由赫纳罗父子殷勤地护送着，在大家尊敬的目光下穿过泛美电台的走廊。由于我那么多次听到电台的播音员、导演和技师谈到古巴的CMQ（CMQ对他们来说，就好象当时的好莱坞对于电影演员那样，颇有些神奇），有一次我和哈维尔在布兰萨咖啡馆喝咖啡的时候，竟然漫无边际地遐想起来：在那遥远的哈瓦那，满城棕榈，有着天堂般的海滩，枪手横行，游人遍地，在高瓦尔·麦斯特雷的城堡设有空调装置的办公室里，那支多才多艺的创作大军通过无声的电传打字机，每天八小时大概要编造出无数的通奸、自杀、恋爱、决斗、继承遗产、信奉上帝和行凶犯罪的奇闻轶事，然后从这座安的列斯岛向拉丁美洲播送；通过象卢西亚诺·潘多和何塞菲娜·桑切斯这样的播音员，使各国的祖母、姑母、姨妈、堂表姐妹和退休职工怀着幻想度过每天下午的时光。

小赫纳罗是通过电报论斤购进（或者确切地说，是CMQ卖出）广播剧的稿本的。这是一天下午，当我问到在播音前，他、他的兄弟或者父亲是否仔细审阅过这些脚本时，他惊愕了一下，才亲口告诉我这事的。他反问我：“难道你能看完七十公斤重的脚本吗？”同时谦恭地望着我。自从他在《商报》星期天副刊上看到我的一篇小说之后，便授予我才子的称号，并按照这种身分对待我。“你想想这要花多少时间？一个月？两个月？谁能花一、两个月的时间去读一出广播剧呢？那我们就让它去碰运气吧。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神奇的上帝一直在保佑我们。”在比较好的情况下，小赫纳罗通过出版代理商，或者同行友好，调查有多少个国家购买过CMQ所提供的广播剧本和广播剧的播音效果；如果情况不许可，就只好根据题目决定，或者就简单地象押宝那样买下来。这些脚本之所以称斤出售，是因为这是一种比按页码或字数较少欺骗的方式，也就是说，是唯一可以核定的方式。哈维尔说：“当然罗，如果没有时间去阅读，就更没有时间去数数字了。”一部有六十八公斤三十克重的小说，其售价要象牛肉、奶油、鸡蛋那样由磅秤来确定，这种情形深深刺激了他。

但是，这套办法也给赫纳罗父子造成了不少麻烦。因为稿本里面充塞了大量的古巴方言。每次播出前几分钟，卢西亚诺和何塞菲娜，还有他们的同事，只得自己动手尽可能把它译成秘鲁话（每次都译得很糟）。另外，一捆捆打字稿有时在从哈瓦那运往利马途中，在船舱里或飞机上，或者是经过海关时，会受到种种破损，整章整章地遗失掉，潮气把字迹弄得模糊难辨，被抛进中央台的仓库之后，还要被老鼠啃咬一通。由于老赫纳罗在播音前才分发剧本，上述情况总是在最后一刻钟才被发现，结果情况十分狼狈。而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跳过丢失的章节，昧着良心办事。如果情况更严重的话，就让卢西亚诺·潘多或何塞菲娜·桑切斯病休一天，这样便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不露很多形迹地修补、

复苏或恰到好处地删掉那失掉的几克乃至几公斤的底稿。此外，由于CMQ收费很高，所以当小赫纳罗发现彼得罗·卡玛乔具有非凡的才华时，自然感到乐不可支了。

我十分清楚地记得他是那一天对我谈到无线电播音问题的，因为就在同一天，在吃午饭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胡利娅姨妈。她是我舅舅鲁乔的小姨子，是前一天夜里从玻利维亚来的。她刚刚离了婚，是来此休息调养，恢复那不幸的婚姻给她造成的创伤。“实际上，她是来另找丈夫的。”在一次家庭聚会上，亲戚中最饶舌的奥尔滕西娅姨妈这样说。那时我每个星期四都在鲁乔舅舅和奥尔加舅妈家里吃午饭。那天中午，我到那里的时候，看见他们全家仍然身着睡衣，吃着辣子香肠，喝着冰镇啤酒，在恢复那一夜的睡眠不足。前一天晚上，他们跟那位刚到的女人一直聊到黎明时分方才就寝，三个人喝光了一瓶威士忌。他们都觉得头疼，我舅舅鲁乔抱怨说，他办公室的人大概要闹翻天了；我舅妈奥尔加说，不是星期六却睡晚了，实在难以为情。那位新来的女人，身穿便服，未着鞋袜，带着卷发器，正从皮箱里往外拿东西。凭我所看到她的那副尊容，任何人也不会把她当成美女，但是她并不因此而感到不悦。

“这么说，你是多丽塔的儿子罗。”她说，在我面颊上吻了一下。“已经中学毕业了，是吧？”

我真恨死她了。那时我同家里人之所以有些小小的摩擦，就是因为人人总是把我当做小孩子，而不把我当一个十八岁的名副其实的大人看待。没有什么比马里多^①这个称呼更叫我恼火的了，我觉得这个小指词把我又送回到穿开裆裤的年代去了。

“他已经读法律系三年级了，同时还当新闻记者。”鲁乔舅舅一边给她解释说，一边递给我一杯啤酒。

① 马里多是马里奥的小指词，表示亲热。

“说真的，”胡利娅姨妈拿脚尖点了我一下说，“你还象个娃娃呢，马里多。”

整个午饭过程中，她都用成年人同白痴和孩子说话的那股亲热劲对待我，问我是否有恋人，去不去跳舞，搞什么体育活动。她带着一种我无法看出是故意还是天真的，但同样都叫我反感的样子劝告我，一旦有可能，就把胡子留起来。留胡子对黑头发的男子很合适，同姑娘们来往也会有好处。

“他现在既不想女人，也不想玩乐，”鲁乔舅舅解释说，“人家是个知识分子，在《商报》星期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说。”

“小心呐，多丽塔的儿子可别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胡利娅姨妈笑了。我突然深深同情起她的前夫来。但我仅微微一笑，未露声色。整个午饭中间，她都在讲一些玻利维亚耸人听闻的笑话，并且拿我开心。当我告辞的时候，她好象要求原谅她的恶作剧，因此她用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邀请我哪一天晚上陪她去看电影，她说她是个影迷。

我按钟点准时到达泛美电台，为的是不让帕斯库亚尔把三点钟的新闻节目全部用来报道《最后一点钟》报上发表的在拉瓦尔品第异国风光的街道上，掘墓人与麻疯病患者展开大战的消息。在准备完四点钟和五点钟的稿子后，我就出去喝咖啡了。在中央电台的门口，我遇见了小赫纳罗，他显出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拉住我的胳膊，硬把我拖到布兰萨咖啡馆里，说道：“我有个绝妙的新闻要告诉你。”他为了办交易，去拉巴斯呆了几天。就是在那里，他发现了那位既多才多艺又勤奋能干的彼得罗·卡玛乔。

“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家企业，”他钦佩地说。“玻利维亚上演的全部剧作都是他写的，而且还参加所有的演出。所有的广播小说也是他写的，并且由他导演，担任主角。”

但是，给他印象最深的还不是卡玛乔的多产和多才多艺，而是这位作家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为了在拉巴斯的萨维埃德拉剧院

亲眼看看卡玛乔，小赫纳罗不得不出出了双倍的价钱买了一张黑市票。

“你想想看吧，就象买斗牛票一样，”他露出惊奇的神情说。“在利马谁能使剧场满座过？”

他告诉我，他一连两天都看到很多姑娘、成年妇女和老太太们团团挤在依里玛尼电台门口，等待着她们所崇拜的人出来，求他签字留念。另外，拉巴斯的麦康·艾丽克逊太太十分有把握地告诉他，彼得罗·卡玛乔的广播剧是玻利维亚各电台中最吸引听众的节目。小赫纳罗是那种所谓进步的企业家：对他来说，生意胜于名誉；他不是“全国俱乐部”的会员，也没有当会员的奢望；他和所有的人交朋友，他的活动能量很大，达到令人生厌的地步。他访问依里玛尼电台后，便当机立断，说服了彼得罗·卡玛乔，聘请他作为中央台的独家客人，前来秘鲁工作。

“这件事并不难办，因为他在那里挨饿呢，”他给我解释道，“他将负责小说连播节目，那时我就可以打发CMQ的鲨鱼见鬼去了。”

我想给他的希望泼点冷水，告诉他我最近证实玻利维亚人让人讨厌极了；彼得罗·卡玛乔与中央电台的全体同仁一定处不好。他那种怪腔怪调会象石头落地一样使听众难受；由于对秘鲁一无知识，他将时时刻刻闹笑话。但是小赫纳罗笑了，丝毫不为我失败主义的说教所动摇。他说，彼得罗·卡玛乔虽然没有到过这里，但是他谈起利马人的心理来，就象一个下桥区的人那样熟悉；他的声调绝妙动听，既不拖长S，也不把R发得很重，柔和得象高级天鹅绒一样。

“卢西亚诺·潘多和其他演员会把那个可怜的外国人给挤得粉碎，”哈维尔这样想象着，“要么就是漂亮的何塞菲娜·桑切斯会把他强奸。”

我和哈维尔呆在楼顶上。我一面和他闲谈，一面为泛美电台十二点钟的播音节目，润色《商报》和《新闻报》上的消息，用

打字机打清楚。哈维尔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天天见面，哪怕只有片刻也好，为的是证实一下我们都还活在世上。他是个冷热无常、思想矛盾很多的人，但待人一向诚恳。他曾经是天主教大学文学系的高材生，象他那样成绩优异的学生，才华出众的诗歌爱好者，繁难复杂课文的明快评论员，在这所大学还是前所未见。大家都认为他毕业时一定会拿出一份才气横溢的论文，成为才气横溢的教授，才气横溢的诗人或评论家。但是，有一天，他没作任何解释，就突然放弃了正在撰写的论文，退出文学专业，离开了天主教大学，而在圣马科斯大学经济系注册了。这使大家极其失望。当有人问及他退学的原因时，他坦率地说（或许是开玩笑），是他写的论文打开了他的眼界。那份论文的题目是：《里卡多·帕尔马所使用的谚语》。他曾经不得不用放大镜来阅读《秘鲁传说》，搜索书中的谚语；由于他治学认真严谨，他做满了整整一箱语言卡片。后来，一天清晨，他在一块空地上把这箱卡片烧掉了。我和他围着这堆语言学的火焰跳起印第安人的石堆舞来，他下决心以文学为敌，宁愿去学经济。哈维尔在中央储备银行实习时候，总是找个借口，每天上午溜到泛美电台去看看。那场谚语的恶梦给他留下一个习惯，就是无缘无故地用谚语戏弄我。

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尽管胡利娅姨妈是玻利维亚人，又住在拉巴斯，却从未听说过彼得罗·卡玛乔的大名。不过她向我说明，她从来没有听过小说连播。她自从在爱尔兰修女办的学校里毕业那年在时光舞里扮演过黎明仙女以来，“（马里多，你可别问我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情，”）一直没有进过剧院的大门。我和她从鲁乔舅舅家里——它位于阿尔门达利茨大街的尽头——出来，向巴兰科电影院走去。她的手段实在狡猾，那天中午她硬要我接受她的邀请。那是她到达后的第一个星期四，尽管我不高兴再次成为玻利维亚笑话的牺牲品，但一周一次的午餐我可不愿意缺席。我希望不碰见她，因为前一天晚上（星期三的晚上是拜访加比姨